

I287.4/140

柳叶刀

杨 容 方

柳 叶 刀

杨 容 方

责任编辑：归秀文

装帧设计：曾东凡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县印刷厂印刷

198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20,000 印张：6.375 印数：1——21,3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383 定价：0.46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捉麂子的伢儿	1
第 二 章	接红军	21
第 三 章	侦察组	36
第 四 章	惊弓鸟	48
第 五 章	荆棘洞	63
第 六 章	奇怪的鸟叫	76
第 七 章	青竹堤	86
第 八 章	黄粱梦	103
第 九 章	碾房定计	115
第 十 章	智斗一只狼	135
第十一章	打入匪窝	151
第十二章	巧守密洞	163
第十三章	夜战匪首	177

第一章 捉麂子的伢儿

湘西是个大山区。这里，山连山，山迭山，翻过一山又一山，越过一岭又一岭。要是站在高山上望一望，群山连绵，峰峦起伏，山峰如海浪，绿浪连天际。嗨，谁能数得清这里究竟有多少座山哪！

山，虽然多得数不清，但它们却各有自己的形状。就象世上的人一样，不管多到什么程度，总是各有自己的模样。在湘西的万山丛中，有一座青山，山上青竹丛生，郁郁葱葱。山风过路，枝摆叶舞，或象点头迎宾，或象鞠躬行礼，或象呼朋唤友……千姿百态，好不喜人！它们枝叶相擦，声音习习，好似“竹姑娘”耳语，真是有趣极了！这山，人们叫它做青竹山。

青竹山上，有个村坊叫做青竹垭，住着一百几十户人家。山脚那条从村坊伸出来的大路，经过窄得只能走一个人的单身口，弯弯曲曲，时断时续，不知要绕几山几岭，跨几溪几谷，才能通到四、五十里外的郑家坪。说是大路，其实不过两尺来宽。而且，有时路边茂盛的茅草从两旁掩来，连路也看不见了。但它是人们过往必经的要道，所以当地人按习惯称它为大路。

这天早晨，一个山里伢儿，却放弃这并不算大的大路，在小路上悄悄急走。他头围蓝色帕子，身穿空心棉袄，背背麻织

背网，脚包棕片，棕片外面套着草鞋。看样子才十四、五岁。他急切地走着，那条短得不合身的土蓝布单裤的裤脚，前后飘摆着，不时露出棕红的脚杆来。

这是一九五〇年的春天。湘西的天气还有些冷，但山里的树，路边的草，开始偷偷吐出新芽，悄悄孕育花蕾。新芽嫩绿绿，毛绒绒，怪爱人的哩。

这伢儿没有心思观看春天美丽的景色，也不去寻找“刺芽”^①吃。他那对乌黑放亮的眼睛，滴溜溜地转来转去，不时朝四下里察看。他看看路，看看树，看看神秘的草丛，或者回头看看后边，好象怕碰见野物，又好象怕谁捉他。他的步子很急，踩得小草、野花上的露珠，弹落在包棕片的脚上。有时，草丛里的野兔、山鹿、被他惊跑；可它们踩响柴叶，又把他吓出一身冷汗。

这个伢儿名叫黄晓望，家住青竹垭。今天要去办一件天底下最最要紧的事情。这是他爹黄柏森要他去的。

原来，前天半夜里，土匪头子李长虫带着一伙背枪提刀的残匪，突然摸进了村坊。土匪一进村坊，老百姓就遭了殃。梁上挂的包谷，他们抢走；地窖的红薯娘，他们挖走；一家人过夜的被絮，他们拖去垫床；后生子有力气，他们捉去挑水、挖壕沟；那些嫂嫂妹崽，就更不用讲，谁被看见谁就被糟蹋！土匪还骂人、打人、杀人，根本不兴讲理，真把晓望的肚子都气痛了！

①刺芽：一种树上长的嫩芽，可食。

可恶的土匪，还把晓望家一头小猪捉去杀了。说是李长虫最喜欢吃什么“木耳枸杞煮猪崽”。这只小猪，是晓望和爹爹辛辛苦苦卖柴换来的，短嘴细尾，白白的毛油光闪亮。见了晓望，跟着脚转，喊着叫着要吃。有时晓望分给一片红薯，它嚼得“沙沙”作响；有时晓望把它抱起，它就蹬腿乱叫，怪有意思的。可是现在，小猪让土匪抢走，取出肚肠，塞进木耳、枸杞吃掉了。哼！李长虫吃了不得好死！

李长虫他们进了村坊，晓望恨死了，晓望的伙伴恨死了，爹爹黄柏森恨死了，全村人都恨死了！有的暗中跺脚骂李长虫，有的咬牙切齿要悄悄砍死个把土匪解恨。那些过去的老赤卫队员，在暗地里和黄柏森商量如何对付土匪。晓望这些伢儿家自然也商量多次了。旋毛主张在土匪进出的路上埋下长刺，让土匪踩了走不得路；猛子就要放猎狗咬那班“炮子鬼”^①；假妹子和晓望想跟老赤卫队员一起行动。全村坊没有一个穷人不恨土匪的，只有贪财的李保长欢喜，还杀鸡杀鸭办酒席把李长虫接进了他的印子屋^②呢。到底是共裤连裆，一路货色。

晓望家里，只有爹爹和他两个人。昨天夜里，等土匪都睡了，爹爹心事重重地叫晓望关了大门，父子俩在火坑边坐下，如同开秘密军事会议一样，悄悄商谈起对付土匪的办法来。

晓望坐在草墩墩上，撮起嘴巴，睁圆眼睛，一脸愤恨的样

①炮子鬼：骂人的话，该死在枪下的意思。

②印子屋：湘西财主为了防匪防盗，用火砖砌的房子，四壁高达数丈，超过屋顶，看不见窗，看不见瓦，远远望去，象一个方方正正的火桶，农民叫它火桶屋，财主叫它印子屋。

子。他一边拿起火钳夹柴，一边想着主意。过一会，悄悄说：

“爹，叫晓玉半夜开开后门，我提着火枪去打死李长虫。给我公公和伯伯报仇，也让全村坊人都高兴高兴！”晓玉是他的堂妹，在李保长家做丫头。

爹爹把竹子做的长烟杆伸到火上，慢慢吸着烟，细声地说：

“你那个馊主意过不得夜。我问你：晓玉跟你讲的话，就忘了？”

原来，白天晓玉下溪洗菜时，趁四周没人，曾对晓望说过：自从李长虫进了印子屋，后门上了锁，前门有匪兵把守。谁向他的大门多望几眼，就说谁是探子，捉去一刀杀了。经爹爹提醒，晓望恍然大悟，忿忿地骂了土匪一声：“狗杂种！”

晓望的骂声很大，爹爹赶紧从窗缝里向外看了一下动静，又从旁指点说：

“人家有好多快枪，光靠我们几根火枪行吗？”

“那，那你说怎么办嘛！”晓望急了。

“请人来打土匪。怎么样？”

“请人？”晓望睁圆眼睛，反问着，乌黑的眸子转转悠悠，揣摩着这个“请”字的含意。忽然间，他双手拍着腿说：“哎呀，爹是说请红军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知道不该这么大声，赶忙闭嘴。爹爹的竹子烟杆，伸到他鼻子前点了点，吓得他颈根一缩，悄悄走到大门边，从门缝里朝外面看了看。爹爹也提起烟杆到窗户边看了看。

直到平安无事，父子才又回来坐下。爹爹将草墩子移了移，用烟杆敲敲晓望的膝盖，轻声提醒说：

“你一高兴就忘魂！别忘了李长虫这砍脑壳的在村坊呀！”

望伢儿用手拍打自己的脑壳，悔恨地说：

“嗨，就是它！就是它！差点……”

爹爹说：“打它也没用。我教你一个方法。你不是常和我上山打野物吗？你打豺狗、灰狼时，一路上会忘魂吗？会大喊大叫吗？不会。你总是格外小心：撮着嘴，瞪着眼，轻着脚，就好象茅丛里有条狼什么的。这李长虫不和狼一样吗？你呀，你要随时想着村里有狼！懂吗？”

说到接红军，望伢儿喜饱了。他小小的就听爹爹讲过红军的故事。红军叔叔真好，专门给穷人办事，领穷伢儿斗土豪，领穷人打土匪。爹爹还亲眼看见红军叔叔捉了画眉送给穷伢儿玩耍，用棕叶编成手枪让穷伢儿插在腰间抖威风哩。每当听到红军的故事，望伢儿总恨自己出世太晚。要是他那时就有十岁、二十岁，就能象爹爹那样，参加赤卫队，扛起梭镖，跟着红军打坏蛋去。不过，现在红军又打回来了，要是让自己去接红军，亲眼看看真正的红军，那该有多好哇。于是，他恳求道：

“爹爹，让我去接红军吧！”

爹爹深深地巴一口烟，说：

“好，你去吧。本来，我想自己去接他们。十多年不见红军了，我几多想他们哪！分别时，他们说：‘我们一定会回来的！’现在真的回来了，就在郑家坪，你说我怎么不想去见他们啊！可是我去不得。大人谁也过不了单身口这一关，路上也怕碰见他们的探子。但是阳春人的锄头下不能留毒草，猎人的眼跟前不能跑豺狼！我们不能看着李长虫残害阳春人。村里的几个赤

卫队商量好了，决定赶快派人去报告红军，接他们来捉李长虫，接他们来打豺狼！……”

“要得，要得，”望伢儿高兴极了。“我明日天亮就从单身口溜出去。就算路上碰见土匪探子，我也不怕。要跑，我跑得过他们；要打，我也……”

爹爹说：“你的任务不是和他们打，是去接红军，把最要紧的情报送给红军叔叔。一路上，你一定要记住这个！”

“好，我怎么也要把情报送给红军叔叔！”为了表示最大的决心，晓望又加上一句誓言：“不送到，是小狗！”过了一会，又说：“哎呀，爹，他们怎么认识我呢？我们连一回面也没见过，他们怎么肯跟我说最秘密的话呀？”

爹爹吐出一口烟雾，把烟嘴指着望伢儿扑闪着的大眼睛，说：

“嘿呀，你这个伢儿，我讲你蠢，你又聪明；我讲你聪明，你又蠢！我问你：如今红军打到哪里了？”

望伢儿一听，恍然大悟：“噢，对啦！我到郑家坪找姐姐去，”这个地方把姑姑喊成姐姐。“红军打到了郑家坪，姐姐一定认识他们。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这个红军，和你讲的那个红军，是不是一个样呢？”

爹爹佯嗔道：

“蠢东西！不管哪个红军，归总都是共产党的红军，一个样嘛！”

晓望不断地点头，好象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可是爹爹却还

在沉思，他在想送晓望过单身口的办法。爹爹心里已有了八九成主意，但是不说，他要考考伢儿。晓望听见爹爹提出新的问题，觉得这确实是个重要的事，便眨眨长睫毛，静静地想着。他想到土匪对小伢儿管得松些，可以请假妹子、猛子、旋毛他们帮个忙。一说完，爹爹就同意了他的办法。

今天一早，望伢儿果然在小伙伴的帮助下出了村，巧妙地过了单身口。现在，他大步走着，恨不得一步一个山头，飞快地飞到郑家坪去。

望伢儿回头看了看，自己的村坊已远远丢在后边，身前身后又没有可疑的人迹，有了一种安全感。心里一高兴，脚步更快了。

“莫动！”

正走着，茅丛中跳出一个人来，一把亮晃晃的马刀伸到望伢儿面前。

望伢儿一惊，停住脚步，仔细打量举刀的人：这家伙头围青帕，身穿青衣，嘴尖毛长。样子虽然是老百姓打扮，但那狡猾的眼睛和那一脸凶相却不象做阳春的人，明明白白，这是个土匪探子。糟了！爹爹估计土匪在大路上放了探子，特地要他选小路走，不料土匪越来越狡猾，躲在茅莽①里抓人。碰到这个家伙，要格外小心哪！

“鬼伢儿！大白天跑么子？”匪探子问他。

望伢儿心里骂道：“鬼探子！关你什么事！”

“讲不讲？看老子一刀把你砍做两块！”探子挥刀威逼着。

①茅莽：茅草丛。

望伢儿向后退退，又故意向后看看，好象怕有什么东西来咬脚，躲到一边说：

“我是怕……”

“怕么子？”探子又挥刀，“怕我把你杀了是吗？”

“不。我是怕……怕眼镜蛇咬人。刚才我正走着，‘嗤嗤嗤’，茅荻里溜出一条眼镜蛇，”一说到蛇，晓望马上活跃起来。“你见到过眼镜蛇吗？那家伙厉害得很，摇着头，摆着尾，赶着咬我。我捡起石头要打它，它竖起了颈根。一发怒，天哪，颈上一边鼓起一个大气包，张开口，舌头象闪电一样，舞一下，又收一下，‘卜！卜！卜！’猛朝我喷气。我一石头砸过去就朝前边跑。可它脑壳一偏，一摇一摆又追了过来，追得茅叶都朝两边倒。大人说，眼镜蛇追人，你不能直着跑，……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土匪插嘴问。

“我就绕松树转了好几个圈。果然，那蛇一转圈就慢了。我急忙跳下坎，朝这里跑来了。要不是我想了这个办法，让它咬一口，不要一餐饭久，怕早眯眼眯嘴倒到茅荻里了！老总哇，你在茅荻里蹲，可要留心呀。你要是让它……”

“娘卖的！尽给老子讲不吉利的话！再讲，割你的舌头！”探子听他讲得活灵活现，心里有几分相信，但嘴里还是不干不净地骂他。

“噶，老总真是……。人家好心好意跟你讲，是要你提防些呀。你怎么牛屁股后边倒抽一竹条子呢！”晓望装做受委屈的样子说。

探子上上下下打量着望伢儿，想从他身上找出什么可疑的

东西。但晓望平平常常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伢儿，找不到任何疑点。过了一会，探子又盘问道：

“喂，鬼伢儿，这么早，干什么去？”

“老总，我是去捉麝子的，放了套子在山里，去看看套着没有。”望伢儿胸有成竹地说着，转身让土匪看身上背小野物用的背网。

探子看了一眼，没有说什么。望伢儿转过身，准备上山。他想，只要进入茅莽，躲过土匪眼睛，就可以朝郑家坪跑了。

“回来！”探子叫着，跑拢来搜查晓望。晓望和爹爹都不识字，身上没有半片纸，他们的情报记在心里，土匪的手怎么也摸不到。所以晓望伢儿一点不怕，反而帮着解衣翻袋，拍衫抖袖，让土匪搜查。只要土匪对身上哪一点还有疑问，晓望就主动送给他看，口里还连连说道：

“你看罗，你看罗，有么子？有么子？”

探子搜身的时候，晓望伢儿眨眨长睫毛，转转亮眼睛，想出了一条脱身计。他忽然摆出一副殷勤样子，说：

“欧，老总，你吃过麝子肉吗？那麝子肉就跟牛肉一样，瘦的多，肥的少。切成丝丝，或是切成片片，用茶油炒，放干辣椒、新鲜姜、甜酒糟，格外子香，格外子甜。做下酒菜，最好不过咧。老总，我给你取麝子去。我放的套子，没有落空的，每次总要提回一只，有时还是活蹦乱跳的哩。我取来，分给你一腿，擦点盐，火上一烤就可以吃。火烤的吃了补人，你老总喜欢吃吗？”

“你说对了，老子最爱吃烤麝子了！烤的是比炒的好吃，

油油的，香香的……，鬼伢儿，要忘了分给老子，再碰见你就不客气了！”

望伢儿笑着，答应着，转身又要走。

可是探子不放心，叫住望伢儿，说：

“欧，你分给我麂子肉，怎么个送法呀？你要是不来，我到哪里去寻你？”

望伢儿“哗”地把一件空心棉衣脱下，丢给探子，说：

“老总你看，天气这么冷，不穿棉衣总不行吧？我把棉衣脱下做抵，取回麂子你再还我棉衣，好吧？这还不相信？”

探子点点头，说：

“快去吧，转来一块回村坊去。”

说着，将棉衣垫坐在屁股下，放望伢儿走了。

望伢儿冷得起了一身鸡皮子，心里却暗暗高兴。舍不得饵料钓不到鱼，舍不得羽箭射不到虎。他不丢下棉衣，探子何得信他？不信他，又何得放他走？不放他走，又何得把话传到郑家坪？天冷要命要紧，走快一点就热起来了。即使冻病了也不要紧，只要能到郑家坪就好了。

望伢儿先在杉树林里走，等看不见土匪了，就转身朝郑家坪方向跑起来。

探子到底是狡猾脚色，晓望伢儿刚走，他便站到山巅打望，见伢儿朝郑家坪方向跑，知道坏了事，就打起飞脚追下界去，口里还不停地喊：“捉麂子的伢儿，快回来，给你棉衣！”其实，那棉衣还在路边的茅萁里。

望伢儿听见喊声，知道土匪追来了。棉衣也好，金衣也好，

什么都不要。他不答话，也不回头，只拚命地跑，跑，跑。

探子见望伢儿不停脚，从腰里拔出短枪叫道：“再跑，我开枪了！”刚要勾火，想起司令部的禁令：一路上不得开枪动火，暴露目标，便又关了保险。

望伢儿听说开枪，急忙往旁边躲了一下，但后来没有动静，回头一看，探子又把枪收起来了。晓望不知道探子为什么不向他开枪，但他懂得，敌人不用枪对自己有利得多。于是，他又放开脚步拚命朝前跑。

大人腿长，追到山谷路上，探子离望伢儿已经不太远了。望伢儿看见追兵近了，急得要命。可是不管怎么加劲，速度还是渐渐地慢下来了。那探子也已经跑得出气不赢，很难赶上一尺一寸了。他不时伸伸刀，想从背后刺望伢儿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望伢儿咬紧牙关，猛冲几步，不让探子刺到。爹爹说了，他一定要活着把情报交给红军哩！

前面传来“哗哗”的水声。糟糕，山溪切断了去路。溪上的桥让山水冲走了，望伢儿决定不下溪去。他怕下坎时，土匪赶到坎边，正好一刀砍到他的头上。

路边的小坪里，有株古老的柏树。望伢儿凭着打柴、捉麝练就的灵活身段，准备在大树下和探子周旋一番。他闪身转到柏树后边，做好了自卫准备。土匪探子提刀喘气追了过去，望伢儿却飞快地绕了过来。他们就这样一个跑，一个追，不知兜了多少圈子。有时土匪猛扑过去，眼看就要捉住人，可是望伢儿简直象泥鳅，一下又溜跑了；有时土匪一刀刺去，眼看要刺中喉咙，可是望伢儿却象猴子那么灵巧地一躲，刀从头旁擦过。

探子气得隔树骂道：

“鬼伢儿！害老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！你给我跪在地上，老实说出你到哪里去。再要调皮，老子不客气了！”他举起刀吓人。

望伢儿隔树望着探子，说：

“跟你讲了，我是捉麂子的伢儿，我去收套子嘛。”

“收套子做么子要跑？”

“天气这样子冷，我没穿棉衣，不跑不会冻死？”

“哼，你明明是朝郑家坪跑去嘛！快些说，你是不是到郑家坪给共军通风报信？”

“老总，你把我说糊涂了。我只晓得砍柴、放牛、打野物，从没听讲过‘共军’是哪个！”

“你还不跪下，我追上来就是一刀！”

晓望故意在树干后露出脑壳骂道：“鬼土匪，杀千刀的！”探子听了，气得咬牙，举刀狠狠砍下去！“嚓”！那脑壳早不见了，刀却不偏不倚，砍在树干上，吃进一半，怎么也拔不出来。

望伢儿见了，暗暗高兴，忙在地上捡块鹅卵石砸过去，卵石正中探子双眼，对方被砸得火星四溅，泪水双流，痛得他紧紧捂住眼睛叫苦。望伢儿趁机闪到探子身边，扯出他的短枪就要扣火。不料，被土匪一脚，把枪踢到坎下去了。望伢儿准备跳下去捡枪，却让藤条绊住，踉跄一下，扑倒在茅草坪里了。

探子见望伢儿跌倒，丢下刀枪不管，扑去骑在他背上。望伢儿拚命打滚，虽是有几回把探子压在底下，但终究没有大人

力气大，被探子用藤条左缠右绕，捆在树上。然后，左一耳光，右一拳头地打了一顿，直打得晓望口鼻流血。出了这一肚子气，探子才捡起石头去敲马刀。

“鬼伢儿，你现在还有搞场吗？啊？”探子举起马刀在望伢儿面前晃着。“现在，你是我笼子里的鸡，老子想几时杀就几时杀；你是我菜板上的肉，老子想怎么剁就怎么剁！哼，害我跑这一阵，我要一刀刀割死你！”正要动手，又想：这伢儿往郑家坪跑，一定与共军有关联。伢儿家不懂事，背后一定有大人指使。若是被我抓进印子屋，碰上司令高兴，不弄个官当当，也要弄几个钱用用。想到这里，他收回马刀问道：“鬼伢儿，我问你话，答得好，放你回去，答得不好，叫你死在这里！听见了吗？你说，谁要你来的？”

望伢儿看探子先要杀他，后又收了刀问话，知道探子是十二月挖葛——想追根，找大人。便横下一条心：什么人也不牵扯。他回答道：

“爹爹要我来收套子的。”

“你讲不讲实话？”

“不信你去问我爹嘛。”

“你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爹叫老倌子。”

“放屁，你爹会没有名字！”

“我爹的名字是叫老倌子嘛。村坊都这么叫我爹的。不信你去问！”

“那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捉麂子的伢儿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叫捉麂子的伢儿。”

土匪气得没法问下去了。他举起马刀对着望伢儿的脑壳，骂道：“娘卖的！你什么也不说，老子不问，一刀砍你两块！”说着，“嗨”地一声，扬起刀就要往下劈……

这时候望伢儿多么着急呀，情报还没送给红军哪！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？手脚被捆，不能活动；喊也没用，深山哪有亲人来救。他只担心爹爹和村坊乡亲们，不知会被李长虫害到什么时候去！他那愤怒的双眼，冒着火焰般的光芒，恨不能把探子烧死！晓望看着敌人就要砍下刀来，气得“呸”地一声，朝土匪吐了一脸口水。然后，眯眼连连骂道：

“瘟豺狗！瘟豺狗！炮子鬼！砍脑壳的！……”

刀，朝望伢儿头上劈下去了！

“慢点！慢点！”一个声音喊叫着。

土匪停住手。望伢儿喜得睁开了眼。那说话的人，四方脸，悬胆鼻，中等个子，二十几岁年纪，样子倒长得标致可爱，可惜他头戴礼帽，身穿长衫，是财佬家的一个少爷。望伢儿心里不觉凉了半截。看来，他们烧窑的，卖瓦的，都是一把的。

长衫少爷大步朝柏树走来。看看伢儿又看看探子，然后朝土匪发出一阵象遇见熟人一样的笑声。笑得土匪有些迷惘。探子收刀问道：

“你是……”

长衫少爷没有说出姓名，反问道：